

问孔

王充

【作者简介】王充(约公元27—97年)，字仲任，会稽上虞(今浙江上虞县)人，东汉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。他的重要著作《论衡》，流传下来的有八十四篇。王充对反动儒生董仲舒等人所宣扬的孔、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“天人感应”等神学迷信思想，进行了有力的批判。在当时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中，他站在唯物论方面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【说明】《问孔》是《论衡》的第二十八篇，是王充批判孔子及尊孔思想的论著之一。汉代从元帝(公元前48—33年在位)开始尊儒反法，重用儒生，统治阶级越来越信奉孔孟之道，把孔子吹捧成了“圣人”，儒家思想统治着整个思想文化领域。儒生学者们颂古非今，“好信师而是古”，认为“圣贤所言皆无非”，把孔子的话都当作不可动摇的信条。在这一股尊孔的反动潮流中，王充以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，驳斥了那些儒生学者对孔子的吹捧。他大胆地提出质问，说孔子匆忙之中说的话，怎能都对呢(“仓卒吐言，安能皆是”)；敢于反驳孔子的说法，又有什么不合理(“伐孔子

之说，何逆乎理”。他从孔子的言行中找出许多漏洞，揭露了孔子言行不一、自相矛盾的丑态。这对当时日益泛滥的尊孔逆流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当然，王充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，他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儒家思想，对孔子的批判往往只限于一些枝节问题，某些地方还没有摆脱尊孔思想的束缚，更不可能揭示出孔子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本质。但是，王充的《问孔》旗帜鲜明，敢于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挑战，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，还是有进步意义的。对于我们今天批判林彪一伙吹捧孔孟之道、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，也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。这里节录了原文的一部分。

世儒学者，好信师而是古，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，专精讲习，不知难问¹。夫贤圣下笔造文，用意详审²，尚未可谓尽得实；况仓卒吐言³，安能皆是。不能皆是，时人不知难；或是而意沉难见⁴，时人不知问。案贤圣之言⁵，上下多相违，其文前后多相伐者⁶，世

1 难——责难，反驳。问——质问。 2 详审——详细，周密。用意详审，就是说考虑得很仔细。 3 仓卒（促 cù）——匆忙。孔子的言论集《论语》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孔子平时的谈话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的，所以说是“仓卒吐言”。 4 沉——深沉，隐晦。 5 案——考查，检验。 6 伐——攻击，引申为抵触，矛盾。

之学者，不能知也。

论者皆云：“孔门之徒，七十子之才¹，胜今之儒。”此言妄也²。彼见孔子为师，圣人传道必授异才³，故谓之殊。夫古人之才，今人之才也。今谓之英杰，古以为圣神。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⁴。使当今有孔子之师，则斯世学者，皆颜闵之徒也⁵；使无孔子，则七十子之徒，今之儒生也。何以验之？以学于孔子，不能极问也。圣人之言，不能尽解，说道陈义，不能辄敕⁶。不能辄敕，宜问以发之；不能尽解，宜难以极之。皋陶陈道帝舜之前⁷，浅略未极；禹问难之⁸，浅言复深，略指复分⁹。盖起问难¹⁰，此说激而深切，触而著明也。

1 七十子——据说孔子的学生有三千，其中“身通六艺”有才学的共七十二人。这里用“七十子”指孔门高徒。2 妄(望 wàng)——荒谬，虚假。3 异才——与众不同的特殊才能。4 希——同“稀”，少。5 颜闵之徒——颜即颜回，字子渊，鲁国人。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。闵即闵损，字子骞。也是孔子的学生。6 辄——立即。敕——详尽、周备。辄敕，立即了解透彻。“敕”原作“形”，今据《论衡集解》改。下同。7 皋陶(高搖 gāoyáo)——古代传说中东夷族的领袖，曾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官。8 禹问难之——禹问难的事见《尚书·皋陶谟》。9 指——同“旨”，意旨。略指——简单的意义。分——分明，明白。10 盖起问难——这几句文意不大通顺，可能原文有误。大意见译文。

孔子笑子游之絃歌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¹。自今案《论语》之文，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辞，弟子寡若子游之难，故孔子之言，遂结不解²。以七十子不能难，世之儒生，不能实道是非也。

凡学问之法，不畏无才³，难于距师，核道实义，证定是非也。问难之道，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。世之解说说人者，非必须圣人教告，乃敢言也。苟有不晓解之问，追难孔子⁴，何伤于义？诚有传圣业之知，伐孔子之说，何逆于理？谓问孔子之言，难其不解之文，世间弘才大知，生能答问解难之人，必将贤吾世间难问之言是非⁵。

1 子游——孔子的学生言偃，字子游，曾作武城县宰。距——同“拒”，在这里是反驳的意思。关于孔子笑絃歌的事，见于《论语·阳货》，大意是：孔子到了武城，听见弹琴唱歌的声音，他微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杀鸡何必用牛刀！”（意即治理武城这个小地方，根本用不着礼乐。）子游回答说：“以前我听您讲过：‘君子学了礼乐之道就能相亲相爱，小人学了礼乐之道就更容易使唤。’”（意即我照了你的话去做，为什么又取笑我？）孔子连忙改口说：“子游这话讲得对，我刚才的那句话是同你开玩笑呢。” 2 结不解——纠缠不清。 3 畏——原作“为”，音近而误，今改。 4 追——通行本作“迨”，今据宋、元本改。 5 这两句中的“生”、“世间”、“是非”等字可能是衍文。大意见译文。

子谓子贡曰¹：“汝与回也孰愈²？”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，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，吾与汝俱不如也³！”是贤颜渊，试以问子贡也。

问曰：孔子所以教者，礼让也。子路为国以礼⁴，其言不让，孔子非之。使子贡实愈颜渊，孔子问之，犹曰不如；使实不及，亦曰不如。非失对欺师，礼让之言，宜谦卑也。今孔子出言，欲何趣哉⁵？使孔子知颜渊愈子贡，则不须问子贡；使孔子实不知，以问子贡，子贡谦让，亦不能知。使孔子徒欲表善颜渊，称颜渊贤，门人莫及，于名多矣，何须问于子贡？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！”⁶又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”⁷

1 子贡——孔子的学生端木赐，字子贡，卫人。 2 孰——谁，哪个。愈——强，超过。 3 以上这段话见于《论语·公冶长》。“吾与汝俱不如也”，《论语》作“吾与汝，弗如也”，意思是“我赞成你的意见，你不如颜回”。这里王充把这句话说成是“我和你都不如颜回”，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版本。但孔子大概不会如此“谦虚”。 4 子路——孔子的学生仲由，字子路，卞人。“子路为国以礼”等三句，根据《论语·先进》的记载，当孔子问到子路等四个人的志向时，子路轻率地回答，他能治理一个多难的大国。孔子冷笑了一下，事后对他另一个学生曾皙解释说：“治理国家要用礼让，子路讲的话太不谦让了，所以笑他。”这种“为国以礼”的主张，反映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立场。 5 趣——趋向，在这里是倾向的意思。 6 这话见于《论语·雍也》。 7 这两句话见于《论语·为政》。孔子说：“我整天和颜回讲学，他从不从反面提问题，好象很笨。他回去后经过反省，却很能够发挥。颜回并不笨。”

又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。”¹三章皆直称，不以他人激，至是一章，独以子贡激之，何哉？

或曰：“欲抑子贡也。当此之时，子贡之名凌颜渊之上，孔子恐子贡志骄意溢²，故抑之也。”夫名在颜渊之上，当时所为，非子贡求胜之也。实子贡之知何如哉？使颜渊才在己上，己自服之，不须抑也。使子贡不能自知，孔子虽言，将谓孔子徒欲抑己。由此言之，问与不问，无能抑扬。

孔子见南子³，子路不悦。子曰：“予所鄙者⁴，天厌之⁵！天厌之！”南子，卫灵公夫人也，聘孔子⁶。子路不悦，谓孔子淫乱也。孔子解之曰：“我所为鄙陋

1 这话也见于《论语·雍也》。孔子说：“颜回呀，他的心长期不离开仁；别的学生不过一天一月偶然想到仁而已。”三月——许多月，长期，古文常用“三”字表示多数。违——离开。“仁”是孔子竭力宣扬的奴隶主阶级的最高道德标准。孔子想用“仁”来维护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团结，欺骗和麻醉被压迫的奴隶和劳动人民，挽救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免于灭亡。他屡次夸奖颜回，正因为颜回最能体会和实行他的反动学说。2 溢——满到漫出来。3 南子——卫灵公夫人，当时把持卫国的政治，有淫乱的名声，所以孔子去见她，子路不高兴。4 予——我。所——假设连词，如果，假如。鄙——卑鄙。《论语》作“否”。5 厌——厌恶，嫌弃，引申为惩罚。天厌之——天不容我，天惩罚我。以上这段话见于《论语·雍也》。关于孔子见南子的事，《史记》中《孔子世家》和《仲尼弟子列传》都有记载。6 聘——请。

者，天厌杀我！”至诚自誓¹，不负子路也。

问曰：孔子自解，安能解乎？使世人有鄙陋之行，天曾厌杀之，可引以誓；子路闻之，可信以解。今未曾有为天所厌者也，曰“天厌之”，子路肯信之乎？行事²：雷击杀人，水火烧溺人，墙屋压填人³；如曰“雷击杀我！水火烧溺我！墙屋压填我！”子路颇信之。今引未曾有之祸，以自誓于子路，子路安肯晓解而信之？行事：适有卧厌不悟者⁴，谓此为天所厌邪？案诸卧厌不悟者，未皆为鄙陋也。子路入道虽浅，犹知事之实；事非实，孔子以誓，子路必不解矣。……

子欲居九夷⁵，或曰：“陋⁶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⁷，何陋之有！”⁸孔子疾道不行于中国⁹，恚恨失

1 至诚——真心诚意。 2 行事——汉代人的文章中常用“成事”、“行事”、“故事”等以提起下文，是表示“现成的事例”、“常见的事例”或“惯例”的意思。 3 填(zhèn)——同“镇”，压的意思。

4 适——恰好。厌——同“寢”，做恶梦。卧厌不悟——指在睡梦中死去，不再醒来。 5 九夷——古代把居住我国东部的少数民族称为夷。据说夷分九支，所以叫“九夷”。这里是泛指，所以下文“夷狄”连称。“狄”是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。 6 陋(漏 lòu)——落后，粗野。 7 君子——指奴隶统治者和他们的代言人。在这里是孔子自称。 8 以上这段话见于《论语·子罕》。 9 疾——恨。中国——原意为“中央之国”，指当时华夏族所居住的中原地区，与现在所说“中国”范围不同。

意¹，故欲之九夷也。或人难之曰：“夷狄之鄙陋无礼义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，何为陋乎！

问之曰：孔子欲之九夷者，何起乎？起道不行于中国，故欲之九夷。夫中国且不行，安能行于夷狄？“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诸夏之亡”²，言夷狄之难，诸夏之易也，不能行于易，能行于难乎？且孔子云：“以君子居之者，何谓陋邪！”谓修君子之道自容乎？谓以君子之道教之也？如修君子之道，苟自容，中国亦可，何必之夷狄？如以君子之道教之，夷狄安可教乎？禹入裸国³，裸入衣出，衣服之制不通于夷狄也。禹不能教裸国衣服，孔子何能使九夷为君子？

或孔子实不欲往，患道不行，动发此言。或人难之，孔子知其陋，然而犹曰“何陋之有”者，欲遂已然⁴，距或人之谏也。实不欲往，志动发言，是伪言也。

1 恚(惠 huì)——怨恨。原作“志”，形近而误，今改。 2 诸夏——指华夏族，当时居住中原的民族。这两句话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，意思是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华夏没有君主的强，反映了孔子鄙视少数民族的反动观点。王充也受这种观点的影响，所以下文说“夷狄安可教乎”。亡——同“无”。 3 禹入裸国——见《吕氏春秋·贵因》、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，这是一种传说。裸——同“裸”。裸国——不穿衣服的国，指处于原始阶段的少数民族部落。 4 遂——顺随，迁就。已然——已经如此，既成事实。遂已然，迁就既成事实，指为自己说过的话自圆其说。

君子于言，无所苟矣¹。如知其陋，苟欲自遂，此子路对孔子以子羔也²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³，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⁴。”子路曰：“有社稷焉⁵，有民人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⁶。”子路知其不可，苟对自遂，孔子恶之，比夫佞者；孔子亦知其不可，苟应或人。孔子、子路皆以佞也⁷。

孔子之卫，遇旧馆人之丧⁸，入而哭之；出，使子贡脱骖而赙之⁹。子贡曰：“于门人之丧，未有所脱骖，脱骖于旧馆，毋乃已重乎¹⁰？”孔子曰：“予乡者入而

1 苟——苟且，随便。 2 子羔——孔子的学生高柴，字子羔。孔子曾说他“愚”。“子路使子羔为费宰”的一段话，见于《论语·先进》。 3 费——鲁国的地名。宰——地方长官。费地归季氏管辖，当时子路正做季氏的臣，就推荐子羔去当费宰。 4 贼——毁坏，坑害。 5 社稷——社，土神。稷，谷神。祭土神和谷神的祭坛就叫社稷，后来又用社稷代表国家或地方的政权。 6 恶——憎恶。佞(宁 nìng)——能说会道。孔子一向宣扬“学而优则仕”，看到子羔愚笨而没有学习好，所以反对他去当地方官。子路提出不同意见，孔子就蛮不讲理地加以斥责，说子路是油嘴滑舌，强词夺理。 7 以——同“已”。 8 旧馆人——“馆”是诸侯各国所设的宾馆。馆人是负责招待宾客的。孔子以前曾到卫国，和这个馆人是老相识，所以说是旧馆人。 9 骖(参 cān)——马。一车套三四马，两边的马叫骖。脱骖——卸下一匹马。赙(付 fù)——以财物助人办丧事。 10 已——太，过分。

哭之¹，遇于一哀而出涕。予恶夫涕之无从也²。小子行之³！”孔子脱骖以赙旧馆者，恶情不副礼也⁴。副情而行礼，情起而恩效⁵，礼情相应，君子行之。

颜渊死，子哭之慟⁶，门人曰：“子慟矣。”“吾非斯人之慟而谁为⁷？”夫慟，哀之至也。哭颜渊慟者，殊之众徒⁸，哀慟之甚也。死有棺无槨⁹，颜路请车以为之槨¹⁰，孔子不予¹¹，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¹²。

弔旧馆脱骖以赙，恶涕无从；哭颜渊慟，请车不与，使慟无副；岂涕与慟殊，马与车异邪？于彼则礼情相副，于此则恩义不称，未晓孔子为礼之意。

- 1 乡(响 xiǎng)者——同“鼎”，刚才，从前。 2 恶——憎恶，在这里是嫌的意思。涕——泪。涕之无从，流泪后没有相应的表示。
- 3 小子——孔子对他学生的称呼。以上这段故事见于《礼记·檀弓上》及《孔子家语·子贡》。 4 情——感情。副——相称，符合。
- 5 恩——恩德，恩惠，这里指赠礼。效——验，证明。“效”原作“动”，形近而误，今改。下文有“是盖孔子实恩之效也”，可作旁证。 6 慟(痛 tòng)——痛心，过分哀痛。
- 7 谁为——就是“为谁”。以上这段话见于《论语·先进》。 8 殊——不同，区别。之——在这里意思同“于”。众徒——多数学生。
- 9 槨(果 guǒ)——古代棺木一般有两层，内层的叫棺，外层的叫槨。 10 颜路——颜回的父亲，名无繇，字路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请车以为之槨——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为颜回买槨。
- 11 予——给。 12 徒行——步行，指不坐车。这一段和下文“鲤也死，有棺无槨”的话，都见于《论语·先进》。

孔子曰：“鲤也死¹，有棺无槨，吾不徒行以为之槨。”鲤之恩深于颜渊，鲤死无槨，大夫之仪，不可徒行也。鲤，子也；颜渊，他姓也。子死且不礼，况其礼他姓之人乎！

曰：“是盖孔子实恩之效也。”副情于旧馆，不称恩于子，岂以前为士，后为大夫哉²？如前为士，士乘二马；如为大夫，大夫乘三马。大夫不可去车徒行，何不截卖两马以为槨，乘其一乎？为士时乘二马，截一以贖旧馆，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，乘一以解不徒行乎？不脱马以贖旧馆，未必乱制；葬子有棺无槨，废礼伤法。孔子重贖旧人之恩，轻废葬子之礼，此礼得于他人，制失亲子也。然则孔子不粥车以为鲤槨³，何以解于贪官好仕恐无车？而自云“君子杀身以成仁⁴”，何难退位以成礼？

1 鲤——孔子的儿子孔鲤，字伯鱼。 2 士和大夫是奴隶主贵族中的两个不同等级。不同等级有不同的礼仪规定。孔子一向极力维护这些礼制，可是他为了自己做官却不惜违反葬礼不给儿子买槨。可见孔子的鼓吹礼教是虚伪的。所以王充就此提出问难。 3 粥（玉 yù）——同“鬻”，卖。 4 孔子这句话见于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表现了孔子拚命维护没落奴隶制的反动顽固立场。“而”字可能是衍文。

子贡问政¹，子曰：“足食足兵²，民信之矣³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⁴ 信最重也。

问：使治国无食，民饿，弃礼义；礼义弃，信安所立？传曰⁵：“仓廩实⁶，知礼节；衣食足，知荣辱。”让生于有余，争生于不足。今言去食，信安得成？春秋之时，战国饥饿，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炊⁷。口饥不食，不暇顾恩义也。夫父子之恩，信矣。饥饿弃信，以子为食。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，如何？夫去信存食，虽不欲信，信自生矣；去食存信，虽欲为信，信不立矣。

子适卫⁸，冉子仆⁹，子曰：“庶矣哉¹⁰！”曰：“既庶

1 问政——问治理政事的问题。 2 足——用作动词，使……充足。兵——兵器，引申为军备。 3 信——真诚相信。孔子想要老百姓真诚地相信统治者并按照他们规定的制度办事。下文所谓“民无信不立”，意即没有人民的信任，国家就站不住了。所以孔子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，就要采取欺骗人民的策略。

4 以上这段话见于《论语·颜渊》。 5 传（转 zhuàn）——书传。下面引用的四句话见于《管子·牧民》。认为只有生活富裕才会有好的道德，这是剥削阶级的观点。王充在这里引用这几句话，用来反对孔子不顾人民死活，硬要人民服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唯心主义道德，还是可取的。 6 仓廩——贮藏粮食的仓库。 7 析——拆开。骸——骨头。炊——烧火。 8 适——到。 9 冉子——孔子的学生冉求，字子有，曾辅佐鲁国的季孙氏，为新兴地主阶级争夺权利，多次受到顽固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孔子的斥责。仆——当仆从，这里指驾车。 10 庶——众，人多。

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¹ 语冉子先富而后教之，教子贡去食而存信，食与富何别？信与教何异？二子殊教，所尚不同，孔子为国，意何定哉？

佛肸召²，子欲往，子路不悦，曰：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³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⁴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有是也⁵！不曰坚乎？磨而不磷⁶；不曰白乎？涅而不淄⁷。吾岂匏瓜也哉⁸？焉能系而不食也⁹！”

1 以上这段话见于《论语·子路》。 2 佛肸(息 xī)——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，当过中牟的县长，后来反叛赵简子。赵简子曾参预“铸刑鼎”，在当时是倾向进步的革新派。召——招。 3 闻诸夫子——从老师那里听说过。“诸”是“之于”二字的合音。 4 以——依据。中牟——春秋时晋邑，在今河北省的邢台和邯郸之间。畔——同“叛”。按佛肸以家臣的身分反叛，依孔子的说法，是“犯上作乱”，是大逆不道。但晋大夫赵简子是革新派，反叛赵简子又是孔子所欢迎的，因而还是想去应召。他又怕承担“从叛”的恶名，只好找些理由来辩解，讲了一番自相矛盾的话。 5 是——此，指上文子路援引孔子讲过的那两句话。 6 坚——指坚固的东西。磷(林 lín)——薄。磨而不磷，磨不薄。 7 白——指洁白的东西。涅(聂 niè)——染黑的颜料，这里用作动词，染黑。淄(滋 zī)——黑色。涅而不淄，染不黑。“磨而不磷”、“涅而不淄”是孔子吹嘘自己既“坚强”又“纯洁”，即使到污浊的环境中去，也不会受坏影响。 8 匏(袍 páo)——葫芦的一种。 9 系而不食——挂在那里不吃。这句话按照旧注的解释是“被悬挂着而不给人吃”，王充在这里的解释是“挂着不吃饭”。因此他说孔子是为求食而仕。以上一段记述，见于《论语·阳货》。

子路引孔子往时所言以非孔子也。往前孔子出此言，欲令弟子法而行之¹。子路引之以谏²，孔子晓之，不曰前言戏³，若非而不可行⁴，而曰“有是言”者，审有当行之也⁵。“不曰坚乎？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？涅而不淄。”孔子言此言者，能解子路难乎？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”，解之宜曰“佛肸未为不善⁶，尚犹可入”；而曰“坚，磨而不磷；白，涅而不淄”。如孔子之言，有坚白之行者可以入之。君子之行软而易污邪⁷？何以独不入也？

孔子不饮盗泉之水⁸，曾子不入胜母之闾⁹，避恶去汙，不以义耻辱名也¹⁰。盗泉胜母有空名，而孔

1 法而行之——效法而实行它。 2 谏——规劝，劝止。

3 戏——戏言，笑话。 4 若——或者。非而不可行——错误而不能照着实行。 5 审——真，确实。 6 “宜”下原无“曰”字，今加。

7 污——污染，沾上脏东西。这两句是王充揭露孔子“磨而不磷”、“涅而不淄”的狡辩与以前所说的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”的话自相矛盾。 8 盗泉——故址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北。据说孔子经过盗泉这个地方，口渴了也不喝这个泉的水，因为讨厌盗泉这个名称。事见《说苑·谈丛》。

9 曾子——名参（身 shēn），字子舆，孔子的学生。闾（lú）——里巷的大门，因而作为里巷的代称。胜母之闾，就是一个叫做胜母的巷子。“胜母”即胜过母亲，按照儒家的观点，这样说就是不孝，所以曾参到了胜母巷口不进去。事见《淮南子·说山》。这和孔子不饮盗泉同样是虚伪的做法。 10 不以义——这里原文可能有错误。“不以义”疑应作“以不义”。耻辱名——以沾污自己的名声为耻。

曾耻之；佛肸有恶实¹，而子欲往。不饮盗泉是，则欲对佛肸非矣。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²，枉道食篡畔之祿³，所谓“浮云”者非也？

或权时欲行道也⁴。即权时行道，子路难之，当云“行道”，不当言“食”⁵；有权时以行道，无权时以求食。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”，自比以匏瓜者，言人当仕而食祿。“我非匏瓜系而不食”，非子路也。孔子之言，不解子路之难。子路难孔子，岂孔子不当仕也哉？当择善国而入之也。孔子自比匏瓜，孔子欲安食也⁶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！何彼仕为食哉？君子不宜言也。匏瓜系而不食，亦系而不仕等也，距子路可云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系而不仕也”。今言“系而不食”⁷，孔子之仕不为行道，徒求食也。人之仕也，主贪祿也，礼义之言，为行道也；犹人之娶也，主为欲也，礼义之言，为供亲也。仕而直言食，娶

1 恶实——罪恶的事实，即指“犯上作乱”之类。 2 这是孔子说过的一句话，见《论语·述而》。 3 枉——歪曲，违反。篡——臣子篡夺君位。篡畔，指佛肸这一类人。祿——俸祿。食祿——当官。 4 或——或许，假设之词。权——本意是秤锤，秤锤根据东西的轻重而移动，比喻按照情况而采取适当办法。权时——按照当时情况采取权宜办法。 5 “不”下原无“当”字，今加。 6 安——哪里。 7 言——原作“吾”，据文义改正。

可直言欲乎？孔子之言，解情而无依违之意¹，不假义礼之名²，是则俗人，非君子也。儒者说孔子周流，应聘不济³，闵道不行⁴，失孔子情矣⁵。

公山弗扰以费畔⁶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末如也已⁷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⁸？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⁹？如用我，吾其为东周乎¹⁰！”为东周，欲行道也。

公山、佛肸俱畔者，行道于公山，求食于佛肸，孔子之言无定趋也¹¹。言无定趋，则行无常务矣。周流

1 依违——又依从，又不依从。引申为态度模棱两可，捉摸不定。

2 不假礼义之名——不假借礼义的名义，不用礼义的言辞来文饰。按王充在这里只是批评孔子说话太露骨，还想加以文饰，反映了王充自己思想的局限性。

3 聘——征聘。应聘，指接受诸侯的聘请。不济——不成功。

4 闵——忧虑。

5 情——真实情况，真实想法。

6 公山弗扰——鲁国大夫季桓子的家臣。费——季氏的老家费城（今山东费县）。季氏是鲁国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，也是孔子政治上的死对头。因而公山弗扰在费城叛变季氏，邀请孔子去时，孔子欣然欲往。

7 末——没有（地方）。如——往，去。《论语》作“之”。已——止，算了。

8 公山氏之之——即“之公山氏”的倒装。第一个“之”字是虚词，无义，只起把宾语提在动词前面的作用。第二个“之”字，动词，去，往。

9 徒——徒然，平白无故，没有目的。

10 其——将。为东周——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，指在鲁国（鲁国处在周的东部）推行文王、武王之道，复兴西周奴隶制的统治方法。孔子曾说：“鲁一变至于道。”以上一段记述，见于《论语·阳货》。

11 趋——趋向，方向，方针。

不用，岂独有以乎¹？

阳货欲见之不见²，呼之仕不仕，何其清也！公山佛肸召之欲往，何其浊也！公山弗扰与阳虎俱畔，执季桓子³。二人同恶，呼召礼等，独对公山，不见阳虎，岂公山尚可，阳虎不可乎？子路难公山之召，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恶之状也。

译 文

现在的儒家学者，总喜欢迷信老师、崇拜古人，以为圣贤说的话都没有错，专心致志地讲述和学习，不知道提出辩驳和疑问。那圣贤下笔写文章，尽管构思很周密，还不能说全都正确；何况匆忙之中说的话，怎能都对呢？既不能都对，现在人们却不知辩驳。也许说得对，但意思隐晦难以明白，现在人们也不知追问。考察起来，圣贤的言论往往自相

1 有以——有原因。 2 阳货——鲁国季氏的家臣，即阳虎。关于阳货召见孔子、孔子不见的故事，见于《论语·阳货》。大意是讲：阳货想见孔子，孔子不肯去，他便送孔子一只火腿，迫使孔子回拜他。孔子故意选择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，但两人在路上碰着了。阳货招呼着孔子，劝他出来做官，孔子也表示愿意（但后来终于没有去）。按当时阳货扶持季氏，把持鲁国国政，与季氏有矛盾，想利用孔子做帮手，孔子也有所动摇。 3 阳货叛变季氏并拘囚季桓子的故事，见《左传》定公五年至八年，后来阳货失败逃跑了。这恐怕正是孔子不肯应召的主要原因。